

盛世江湖新三峡

文 猛

石料倾入江中，伟大的三峡工程实现大江截流，有那么多人哭泣，有那么多人疑惑，中国人心灵的故乡上实在割舍不去这条大江这三方三峡。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遥想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没有人去指责忧伤和预言，因为三峡江湖之变已成现实。三峡美景依旧，不再怀疑，三峡那汪清水，同样不再怀疑和担忧。国家的富强，国家的行动，民族的精神，民族的力量。长江上游大部分地区退耕还林，退坡还草的措施已实行数年。沿江所有的城市建起了一大批大中型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更为坚决的是，曾经厂矿林立财富滚滚的库区城市，三峡库区的建设让这些城市建设提前50年，但是为了这汪水这汪湖，他们舒缓经济发展的速度，清澈高峡平湖的亮度。关注那汪水，关注那汪湖，成为大家最刻骨铭心的行动。一汪水改变一个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对水的敬畏对未来的敬畏，这应该是无法计算的三峡贡献。

还是诗人最先看破，一个来自海边的女诗人静静地望着神女峰，静静地在自己的诗中写道：“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我们就应该有诗人的冷静和朴实，何况现在在神女峰照样美目依旧，而且在瞩望远方的等待中还有那一汪清清的湖映照自己清清的梦。高峡平湖，江湖之变，神女峰依旧，很多的三峡美景依旧。就连三峡那两位特殊的三峡移民——屈原和张飞，在他们就地后靠、水涨庙高之后，游客依然络绎不绝，香火依然缭绕旺盛，没有问天问地问鬼神，没有瞋目横矛长坂坡不让移民销号。更为让我们欣喜的是，江水上涨之后，除了在三峡之中形成比西湖大40倍的伟大的江湖外，在流经长江的支流中，因为江水的反哺，让我们在小三峡之外形成了小小三峡，形成了神女溪，形成了汉丰湖、天仙湖等许多美丽的江湖。

注目连绵的群山茫茫的平湖，一条又一条长江的支流，跨越时空，奔流不息，汇入高峡平湖。每一条支流都是每一担水的合计，都是忙着去三峡赶集。那汪水盈盈上涨，让我们的情感变得柔软，因水而心如明镜。少了曾经的火爆，少了曾经的浮躁，少了曾经的疑惑，在湖的潋滟波光里，我们看自己的倒影，看自己的前世今生。

我们看水，我们听水，我们听到是来自乡村的滴答声。那是竹叶下的滴答声，那是柳叶下的滴答声，那是乡村屋檐下的滴答声，那是斗笠蓑衣下的滴答声，那是父老乡亲血管的滴答声，那是三峡的滴答声，汇成这样一汪浩淼大湖，不单单是水滴的汇集、浪花的汇集、鸥影的汇集，水之下，是三峡古村古城的魂魄，是三峡人岁月的重量。站在湖边，船舷比车高，古城在水下。在湖边洗手，所用的是片大湖，而且是很大很大的湖。坐在车上拍着船舷，鸟儿在滨江路上的树林和船的桅杆中翻飞，三峡人就有这般的从容和奢侈。

三峡江湖，是水的汇集，是大美的汇集，是人心的汇集，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力量的汇集。倾听水的呢喃，这里是我们停泊的港湾，是我们梦的港湾，也是我们启程的码头，高峡平湖的阔爽，水涨城高的豪迈，我们拥有了征服者胜利的喜悦。

站在茫茫平湖边，我们拥有三峡人开拓、闯关、探索的新的激情。我们为传统的三峡精神感动，那是开拓的三峡人与自然、与命运、与意志的抗争。他们面对天下雄的夔门，面对急流险滩的生死考验，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封闭与保守，而是举着篙，打着帆去冲出夔门天地宽，在鸥影、阳光的指引下，让长江变成自家屋前的大路，一直走到今天——这是伟大的开拓，这是伟大的精神。

今天，当我们筑起一道大坝驯服长江，当江水淹没故园，三峡儿女以一个沉甸甸的叫移民的名字告别故土再造家园，创造新的文明幸福时，前面没有鸥影的启示，没有阳光的引路。

走进大江两岸高坡上繁荣美丽的新家园，回眸百万三峡移民扶老携幼外迁他乡开创新的生活。水在哪里，路便在哪里。山在哪里，身便在哪里。人在哪里，情便在哪里。我们怎能不为今日三峡人开拓、闯关、探索的激情与智慧叫好。

蓝天白云在天上，碧水清波在江面，江南江北依山而建的城镇村落，环拥这湖水，运动场一般守望着一汪碧水。这汪碧水也如大客厅，迎候着南来北往的客人。

“白龙滩不算滩，提起桡子使劲扳，千万不要打晃眼，努力闯过这一关。扳倒起，使劲扳，要把龙角来扳弯，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龙虎滩不算滩，我们力量大如天，

要把猛虎牙扳掉，要把龙角来扳弯……”

川江号子依然在江波上响起，那是三峡无数的清漂船在清理着三峡的江面，

从他们的号子中听出的是欢乐，听不到惊天动地惊心动魄，风平了，浪静了，人少了，川江号子少了昔日的悲壮和苍凉，少了昔日翻江倒海的生命激荡，听出的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就是一种心底的歌唱。

三峡江湖，山连着山，山连着水，水盛着水。三峡江湖，山是青山，水是清水，土是黄土，地是沃地。

三峡江湖，那里的热闹叫轻舟已过万重山，那里的哀婉叫清明时节雨纷纷，那里的豁达叫唯见长江天际流，那里的忠勇叫宁割吾头不割城，那里的欢歌叫太阳出来喜洋洋，那里的奉献叫告别故土再造家园，那里的力量叫不尽长江滚滚来……

鲁迅说：“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三峡人恰恰是走出这条通天大路的第一人啊，这种熔铸了奉献、牺牲、大局的精神不让世界为之感动？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遗憾的是我们敬爱的伟人没有看到……

有了这样沉重的高度和顿悟，我们就会卸去心灵底片上很多愁思，望着平湖上往来轻松如履平地的大船小船，望着湖周伸手可及的神奇美妙的峡景，望着湖岸座座新城新村，我们的精神世界忽然逝去了积纳已久的莫须有的沉重，于是耳边回响起这样的文字：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是一个伟大而负责的政府在严肃的工作报告中的文字，其实就是一道壮美的诗，我们感觉描画的就是今天的三峡，更是我们今天的美丽中国。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没有读到过这些文字，崔颢也没有看到今天的风景。

作者简介：文猛，真名文贤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万州区作家协会主席，《三峡文艺》副主编。

高唐
俊雨

吴光平（摄（税务局）

每周一荐

李成燕的诗

在河边

看不到人
看得到大大小小的河
越靠近它
越听得清“逝者如斯”

每次听到河水的背诵
就觉得神还在人间
我们都是神的——弟子
群山为寺，水为经

黄蝴蝶

我把旷野的颜色写上一百遍
唯独忘了写一百零一种蝴蝶的

黄

她有黄衫女子的隐逸冷冽
飞舞却只大于一片指甲的

蔻

所以她迟钝我
几乎就要被数十朵野花所淹没
我是在她近在咫尺才粘住

她的娇小柔弱，孤独翩跹的
她最擅长的美学大概也是这样
我对她以及生命生活的忽视
大致相当于一万缕阳光的金黄

落地

火棘

山间太暗，需要灯笼
山间太凉，需要彤火
山间孤独，需要伙伴

生活需要的亮度温度和广度
它都准时递来
冬天的时候，火棘被雪雕琢

是自己的美
也是世界的美
是我灵魂的吉祥冰刀



神女峰

最美巫山红

周善梅

隆冬，当一种红由一片叶子开始，红到一棵树，再到一座山，然后像由魔术师点化了，红了一座又一座的山，直到漫山遍野都是红。这一座又一座山连成起伏的山脉，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巫山。巫山山上有红叶，就叫它为巫山红吧。

“诗留红叶上，曲度彩云中。巫山妖梦断，云雨湿衣袂。”这是最早吟咏巫山红叶的诗句。陆游难忘红叶美，他在《三峡歌》中深情吟唱：“十二巫山见九峰，船头彩翠满秋空。”如今，诗人已去，红叶却年年依然。

红叶红了，诗人再也坐不住了，走，去巫山看红叶。“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船行太慢，便紧贴着山的中心，合着山的心跳，坐大巴穿隧道，直奔巫山红。“为下个轮回，巫山展开了十万件耀眼的袈裟。”当代诗人李元胜发出感叹。画家赶紧收拾好行装，坐飞机乘高铁换汽车，海陆空全部用上，他们要争分夺秒，住到山下那个叫巫山的县城，赶上这季节的巫山红。

这山间匿藏了千年的红色精灵。展臂起舞，从山顶跳到山腰，从山腰舞到山脚。清晨，山间还带着寒露，她们便以露珠为帽，戴在头顶，跳起顽皮的哆嗦舞。中午，阳光跳跃，她们改为热情洋溢的金光舞。夕阳西下，她们还在忘情地跳。这不知疲倦的舞的精灵啊。

这山间藏匿了千年的红色精灵。跳舞累了，她们把自己变成了蝴蝶。一只，两只，三只。一百只，一千只，一万只。千万只，数不清的蝴蝶。从这树飞到那树，从这山飞到那山。“东家蝴蝶西家飞，白驹少年今日归。”“红色蝴蝶飞呀飞，等着白马少年归。”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那是庄周的蝴蝶在飞呀飞，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快乐在今朝，在严寒将近的冬天。这快乐翻飞的红蝴蝶呀。

巫山那满山的红，红得像燃烧的火焰，不知谁的热情，点燃这一山一山，满山遍野都在燃烧。叶在燃烧，枝在燃烧，连悬崖也在燃烧。一直燃烧到天边，映红了天边的晚霞。冬将去，巫山红，留给江水华美转身，用最后的血色，表达自己对碧水的深情。“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峡。”年复一年，依然如故。这是山对水的炽热情感啊。

巫山红，用最绚烂的色彩，在隆冬霜月，尽情地演绎着喜气洋洋的中国红。



《梨子坪秋色》

吴光平（摄（税务局）

今天的人们，只要是上过几年学的中小學生，谁不知道唐代诗人杜牧那脍炙人口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以及伟人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美好诗篇？这些早已闻名于世的千古绝唱，谁也不会怀疑她们能穿越时空的隧道，让无穷的后来者永远都能感染到诗词里面充满着浪漫情怀的生命活力。她让后来者知晓，那些烂漫开放在大好河山的殷殷红叶，从古至今，都是何等夺人眼球，动人心魄。她尤其会让人们在其次火一样热烈的氛围之中，不受任何羁绊地去放飞自己热爱生命、珍惜美好生活的无限遐想。

而自古就生长在巫山山脉的那些铺天盖地如热血一样涌动的漫山红叶，却一直深深地隐藏在幽静的峡江两岸。这个一贯被山里人称之为“黄柿子”的娇小灌木，年复一年都只能委屈地化作农妇灶堂里的缕缕炊烟，伴随着峡中吹来的阵阵清风，恰如醉酒的贵妃一般，摇摇迤迤地漂浮于天地之间。只是气候越是寒冷，其光芒越是热烈而璀璨，全身心地去温暖生活在这大峡谷中一代又一代人鲜活的生命。

就在昨天，这个存在了千万年的巫山红叶，仅仅只是以她的光和热，便被生活在这里的山里人所倾情热爱。这个一贯能顶风傲雪的山之精灵，在经过无数次沧海桑田的轮回以后，依然毫无惧色地屹立于天地之间，展示着她不屈不挠的生命个性，踽踽满志跃跃欲试，等待着准备粉墨登场。难道仅仅只是遭遇到了“蜀道难”，才万般无奈

不再寂寞的红叶

易 平

她隐藏在深深的峡谷之中，不得不耐着性子，亘古如斯，寂寞无聊地去倾听巫峡两岸猿猴凄楚的呜咽么？

今天她，好容易从荒蛮的远古，一直走到刚刚过去的昨天夜晚。如真有识者，亦不过寥寥！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赤州大地已经奏响了改革开放的进行曲，紧接着的还有一首节奏明快、曲调优美的《满山红叶似彩霞》的电影插曲，风风火火地踏着新时代的强劲节拍，在广袤的九州大地，悠悠扬扬地传唱开来。这时的人们才如哥氏初识美洲大陆一般，逐渐对这个红遍巫山大江南北的山之精灵，产生出了越来越浓厚的爱恋情趣。人们爱恋她，不仅仅是因为她有着火一样的生命力，更是因为她那能沁入骨髓的红艳，实实在在地令人立刻便有狂饮甘露之时的深深陶醉。久而久之，也便诱惑了满世界的各色人等，他们或如东海放广，浩浩荡荡乘风破浪而来；或如托塔天王，腾云驾雾从天而降；或如《水浒传》戴宗，潇潇洒洒，自驾“甲马”狂走八百里高速而至。

人们何惧千里万里，莫不是双双对对卿卿我我，紧紧地牵着爱人的手，趋之若鹜地去亲近她，如饥似渴地去探访她，甚或是如痴如醉地去拥抱她。更有来自于天南海北的各类艺术

崭新的历史时代，刺激到人们深深的大脑沟回，并以其充满无限风情的“色”，明目张胆地去引诱、去激动那一颗颗多情善感的心。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兴致勃勃地来巫山度过一年一度的国际红叶节？我以为，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它如夕阳一般，红得那么壮美。更多的则是让你在亲睹她的芳容之时，你的脑海会悄然产生出从远古走向未来的奇妙幻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你原来浑噩的灵魂似乎会得到某一些启迪。你那常常紧锁的目光似乎会开启一扇新的窗口。你在凡尘中经历的种种让人困惑的迷茫，似乎已得到最清晰的注解。你一贯顽固不化的思维似乎会注入新的觉悟。甚至在你最情不自禁的时候，一定会彻底放弃你曾经的争权夺利与草木皆兵。你从此会大彻大悟地感知，唯有自己的生命是最真实的存在与宝贵。其它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随波而逝的泛泛沉沙。你在如此的空灵与纯粹面前，还有什么理由去为那些虚无缥缈的虚名小利，身心疲惫地去苦海泛舟？

就因为这一切啊，我毫不怀疑，你一定会以你浑厚又苍劲的嗓音，尽情地迸发出由衷的感叹：“这如烈火一样燃烧的一片红叶，怎的会如此神秘而热烈！”



守河峡韵

吴光平（摄（税务局）